

SCREAM MESSAGE

每天收到那么多短信，  
你确定……都是活人发的吗？

# 短信

我身边 的 恐怖经历

朱白白·著

SCREAM MESSAGE

# 短信

我身边 的 恐怖经历

朱口口●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短信 / 朱口口著. —北京: 中国画报出版社, 2010.12

ISBN 978-7-80220-962-6

I. ①短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31281号

# 短信

出版人: 田 辉

作 者: 朱口口

责任编辑: 齐丽华

出版发行: 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, 邮编: 100048)

电 话: 88417359 (总编辑室兼传真) 68469781 (发行部) 88417417 (发行部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zghbcbs.com>

电子信箱: [cpsh1985@126.com](mailto:cpsh1985@126.com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海外总代理: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: 北京阳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监 制: 敖 晔

开 本: 16开 (710mm×1000mm)

印 张: 16

印 次: 201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0-962-6

定 价: 2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## 短信

000

我知道，这一段经历说出来，没有多少人会相信。除非，你也收到过一样诡异的短信。短信是深更半夜发来的，发送者是曾经最爱的人，内容只有简单的一句话：“今晚吃什么？”

关键在于，你明明知道——这个人，已经死了好几年了。

001

我之所以会卷入这件倒霉透顶的事，都是因为老六。该死的老六，王八蛋老六。即使他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，我也一点儿都不可怜他。

老六是我的同事，现在该叫前同事了。我们叫他老六，并不是因为他在家排行第六，而是因为他爹妈起的怪名字。老六姓席，大名克斯，席克斯，SIX，那就是六了。

当时，我们是同一个时间进的公司，在同一个项目经理手下干活。我跟他酒量相当，给客户敬酒时当仁不让；我们审美观大致相同，所以下半场去会所，抢同一个“公主”的事情也时有发生。除此之外，我跟老六的业余爱好几乎完全一致，看球踢球、打扑克、PS2、烧烤、泡妞、吹牛。

说起来，我和老六最大的不同在于三个地方：第一，他有个快要结婚的女朋

友，我单身；第二，他是个财迷，小气得要死，我每个月吃光用光，身体健康；第三，虽然两人都是一米七八左右的身高，他却比我重 30 多斤。我笑他胖，他说他那是壮。

总而言之，事情发生之前，凭我们两个的交情，绝对算是最亲密的革命战友。

恐怖短信开始的那天，出了一件怪事儿。部门里每个月全勤奖的头号种子，老六席克斯选手，请假了。

## 002

对于老六来讲，那大几百块钱的奖金，是一个不小的数目。进公司一年多来，他只有一个月没拿到奖金，那次是因为他被怀疑感染了甲型 H1N1 流感，被强制隔离了。

除了那次之外，老六从不请病假、事假，从不迟到早退，每个月都把那笔全勤奖舒舒服服地装进口袋，成为部门里的一个传说。

这一天上午，我像往常一样，赶在要迟到的最后一分钟，冲进了办公室。我走进自己的格子间，站在那里环顾四周，却没找到老六的身影。

跟经理助理小妙一打听，说是老六一大早打电话过来，请假了。请假？我奇怪之余，还有些愤慨。部门最近拿下了一个项目，经理 Vincent 安排下来不少活儿，交给我跟老六处理。现在他没来，我只好连他那份一起干了。

干了一上午的活，终于到了吃饭的时候。我在公司楼下的餐厅要了一份咸蛋三宝饭，然后拨个电话给老六。我想，这小子太不仗义了，得好好骂他一顿。电话通了，没料到，传出来的声音却是：“您拨打的电话已启用来电提醒功能……”

我皱着眉头，吞下嘴巴里的一块叉烧，把手机放在桌上。又吃了几口饭后，我拿起手机，发条短信给老六。我说：“你小子死了？”

奇怪的是，一整天下来，他没有回我短信。

更奇怪的是，第二天，老六依旧没来上班。

更更奇怪的是，到了第三天，他还是没来上班。

不过，在这两天多的时间里，我忙得焦头烂额，也就没有想得太多。理他呢！或许是这小子中了彩票，辞职不干，跟他女朋友到哪个海岛度假去了。

这一次的项目挺大的，我加班加点，紧赶慢赶，一直忙到星期五晚上，总算把活儿都做完了。

我恨恨地关了 PPT，关掉电脑，再关掉显示器，然后伸了个天荒地老的懒腰。眯着眼睛，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，居然是凌晨一点多了。多么美好的周末夜晚，就这样让加班给糟蹋掉了，老六这小子真是害人不浅。

不行，下星期无论他怎么讨饶，也要狠狠地吃他一顿。

我从椅子上站起身来，开始收拾东西。从窗口望出去，对面的那一栋写字楼，只有几个窗户稀疏地亮着灯，像是老人嘴巴里没掉光的牙。如果从对面看过来，我这栋写字楼应该也是一样，黑漆漆，空荡荡的。

搞不好，这一栋 60 多层的大厦里，现在只剩下我一个。

我摇摇头，收拾好东西，关了办公室门，朝电梯间走去。电梯朝着地下一层的停车场缓慢而有节奏地下沉。狭小的电梯里，充斥着日光灯的白色光芒，以及缆绳轻微的声响，除此之外，就只有我一个人。

我三天加起来，睡眠时间不超过 10 小时。现在，我在电梯里昏昏欲睡，眼皮跟身体一起沉下去，沉下去。

突然，手机铃声大作，铃铃铃铃铃！

我打了个激灵，从瞌睡中清醒过来，在身上左搜右搜，终于掏出了手机。一看屏幕，却是老六那家伙打来的。

我按下接听键，劈头骂道：“你这个该死的，终于肯出来了。”

电话那边，寂然无声。

我皱眉道：“喂，喂？听得见吗？”

对方还是没有动静。

我想大概是电梯里信号不好，等会儿再打回去算了。刚要挂掉电话，耳边突然传来老六的声音：“明天下午有空儿吗？”

他的嗓音沙哑，有气无力的，像是刚刚吃了一坨屎。我心里奇怪，不禁问道：“你小子病了？梅毒菌入脑？”

老六却不搭理我，一口气说道：“明天下午三点中心城星巴克等我。”

004

我还想问些什么，电话那边却传来了“嘟嘟嘟”的忙音。老六这个该死的，就这样把电话挂了。

那好吧，就等到明天下午，给他来个满清十大酷刑，让他交代清楚，到底搞的是什么妖蛾子。

刚收起手机，电梯门就往左右打开，地下车库到了。我开车回家，匆匆洗了个澡，再把自己扔上了床。这一觉睡得是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，等我悠悠然吐出一口气醒过来时，已经是下午一点了。

洗漱完毕，我草草吃了一个碗面，套上一身运动服，便赶赴约见地点。要了杯英式红茶 Grande，找了一张靠窗的沙发坐下。等了半个小时，茶都快喝完了，老六却还没到。

我不禁有些焦虑，不停地看墙上的挂钟，突然想到，晕！会不会是我理解错了？

老六打电话给我的时候，已经是凌晨一点多，理论上来讲，已经属于星期六了。他说的“明天”，会不会指的是星期天？

想到这里，我掏出手机，在通话记录里翻老六的号码。就在这时候，我突然觉得有点儿不对劲。

我从玻璃的反射中看到，有一个黑影正站在我身后，垂着头一动不动。黑影的视线擦着我的耳朵，越过左肩，斜着向下，正死死地盯着一样东西。

我的手机！

我后背一阵发凉，回过头一看，差点儿没气个半死。原来是老六这个该死的，装神弄鬼地站在我身后，一句话都不说，摆明了是想要吓我。

我破口骂道：“你个该死的，搞什么……”话刚说到一半儿，却被我吞进了肚子里。仔细地看老六，怎么搞的，才三天没见，他竟然瘦了一圈？

老六还是垂着头，勉强挤出一个笑的表情。

我看他这一身倒霉的样子，一时也不好骂他什么，于是说：“老六，站着干吗，坐下来再说。”

老六点了一下头，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坐下，脸朝着我，眼神却呆呆的没有聚焦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

我打量着老六的脸，心里暗暗吃惊。他以前自称吴彦祖加大版，胖是胖了点儿，但那眉眼活灵活现，对女人还是挺有吸引力的。可是现在，不过三天而已，他双颊竟然凹陷了下去，整个脸小了一圈，只有眼皮肿大了不少。还有下巴上的胡子，长长短短，荒草丛生，很有几分丐帮弟子的风采。

除了脸上很艺术家之外，他今天的打扮也十分出位。脚上一双人字拖，往上是格子短裤，上半身却竟然是一件薄薄的羽绒服。要知道，老六虽然为人吝啬，但在一身行头上却从不含糊，西装不是 Zara 就是 H&M，Dunhill 的皮鞋都买了两双。今天这样的打扮，我实在是第一次见。

看样子，老六是遇上了什么大事。

我敲了敲桌面，问：“老六，要不要给你买杯咖啡，提提神？”

他头突然往后一仰，像是从梦中被惊醒一样，看着我愣了三秒，然后才慢慢地摇摇头。

我皱着眉说：“六啊，有什么事你跟我讲，我一定……”

老六却毫无征兆的，突然间身子前倾，紧紧扣住我的手腕，目光像两粒图钉，扎在我脸上。

“小安！”他咬牙切齿地问：“你说，死人会不会发短信？”

我被他盯得心里发毛，定了定神，然后站起身来，一个一个掰开他的手指，再把他按回沙发上。

老六仰视着我，脸上还是那副表情：“你说，死人会不会发短信？”

我吸了一口气说：“老六，你先冷静一下，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。”

老六听了这话，脸上凶巴巴的表情，一点点收了起来。然后，他垂下头，不停地搓着双手，屁股挪来挪去，像是在考虑该不该跟我讲。

我继续安慰说：“六，有什么事，你得先讲，要不然我怎么帮你？”

老六抬起头来，又看了我一会儿，终于下定决心，咬着牙说：“好，我拿给你看！”

他从羽绒服的口袋里，把手机掏了出来。他用的是一部白色夏普，型号9020什么的，刚出来的时候要五六千块。

老六打开手机翻盖，拇指微微颤抖，在键盘上按着什么。

我心里暗自好笑，难道他要拿死人发的短信给我看？这个世界哪里有什么鬼啊仙啊的，都是人自己吓自己。

老六的手指停止了动作，似乎又在犹豫，最后还是把手机塞到我面前：“小安，你看！”

我仔细观察着屏幕，里面是收件箱的短信列表。老六选中的那一条短信，内容是这样的：

黄淑芬

02/10 03: 33

今晚吃什么？

我好奇地问：“黄淑芬，谁是黄淑芬？以前没听你讲过啊。”

老六把手机收了回去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她是……是我以前一个朋……朋友。”

我想缓和一下气氛，开玩笑说：“朋友个毛，老六你可真不争气，一条旧情人的短信，就把你吓成这样？”

老六看着我，嘴巴紧抿着，一点儿也没有想笑的样子。过了三秒，他一字一

顿地说：“一年半前，我亲眼看见，她死了。”

007

我稍微算了一下，一年半，那就是进公司的三个月前。我们共事的一年以来，从没听他提起过这件事。再加上现在的紧张气氛，我可以肯定，这个黄淑芬，绝不是“一个朋友”那么简单。

当然了，现在不是深究这个的时候。当今的首要任务，是要宽慰老六，别让他被这事逼疯了。
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老六，你这个朋友是怎么死的？”

他脱口而出：“车祸。”

我皱眉问：“车祸？你也在场？”

老六摇头说：“不，我到现场的时候，她已经，已经那个了。”

我摸着下巴，推测道：“会不会是她只是受伤昏迷，后来又给治好了，只是你不知道？”

老六苦着脸说：“不可能，人都断成两……反正你听我说，她死了，真的死了。”

我沉吟道：“这样……那我们换个想法，会不会是她的亲朋好友，保留了这个号码，用来纪念她什么的？要不然的话，就是有人搞恶作剧？”

他又要摇头，我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兴奋地说：“对了！老六你知道吧，一个手机号码，如果三个月没使用，就会给电信公司回收，卖给新的客户。你现在这个情况，就是有人买了号码，然后误打误撞给你发了短信。没错，一定是这样，一定！”

008

老六听我说完，把脸深深地埋进手掌里，从指缝中漏出一段话：“小安，你

别说了。你说的这些，我都想过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发短信的就是她，就是她没错。如果不是，她不会知道那秘密。你知道吗？她发那么多短信给我，她发那么多……”

他的声音越来越小，难以分辨，最后几句我简直是猜的。听他叽叽歪歪地说完，我的耐心终于消失殆尽。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你既然肯定对方是鬼，找我来干什么？直接去请一场水陆法会，超度亡灵不就成了？

老六还在跟神经病似地念叨：“她发那么多短信给我，她发那么多短信给我……”

这下子，我积聚了一下午的怒气，忍不住爆发了。我脱口骂道：“你脑残啊？那你不会关机啊！”

老六整个人僵住了，十秒钟过后，突然传来一阵“格格格”的声音。我正感到奇怪，他把双手慢慢地从脸上移开，然后抬起头来。

我吓得倒退一步。

只见老六的眉心拧成了一个“川”字，眼睛里竟然闪着泪花。他的嘴角不自然地向上翘，像笑又像是在哭。而那一阵“格格格”的声音，就是从他嘴巴里传出来的，是上下牙在打架。

然后，他用快哭出来的声音说：“我关了。”

## 009

我背上一阵发凉，先不说死人短信这回事，光看老六现在的表情，已经够灵异了。他面部的肌肉失控，像是遭受了巨大的惊吓，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。

再这样下去，别说老六，我也有被弄疯的可能。

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再缓缓吐出来。我拍拍他的肩膀，说：“老六，别紧张，我先去给你买杯咖啡，定定神儿。”

说完这句话，我没有等他回答，离开座位，慢慢走到柜台前。我需要这么一点儿时间，把自己从恐怖的氛围里抽离出来，好好整理一下混乱的思维。

柜台里的服务生问：“你好，要喝点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一杯 Espresso，再来份芝士蛋糕。”

服务生收好钱，稀里哗啦地冲咖啡去了。我倚在柜台旁，想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梳理一遍。

按照老六的说法，那个黄淑芬，竟然在死掉一年半后，开始发短信给他。而且，可能是在短时间内发了很多短信，让老六不堪骚扰和惊吓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老六把手机关掉了，仍然会收到这些短信。

如果排除了恶作剧的可能，那些短信真的是死人发的，那她是为了什么原因，又是怎么做到的？难道说阴间现在也有了移动通信，还能开通对阳间的短信业务？

慢着。

我突然想起，刚才老六给我看短信的时候，整一列表里，都是黄淑芬的名字。而老六给我看的那一条，处于列表的中间。他为什么选了这一条，而不把第一条或者最后一条拿来给我看？

老六这个该死的，一定隐瞒了些什么。

正当这时，服务员在我后面说：“先生，您的咖啡跟蛋糕好了。”

我回过神儿来，一把接过东西，快步向座位走去。我要让老六好好交代，看他到底是怎么招惹上那女鬼的。

可是，沙发上空空如也。刚才翻开的杂志还在，我带来的包也还在，只是，人不见得干干净净。

老六消失了，就像从没来过一样。

010

我气得差点儿骂娘，把手里的咖啡跟蛋糕放在桌子上，转身就向门口跑。推开玻璃门，四处张望，哪里还有老六的踪影？

我站在门口愣了一阵儿，不知道追还是不追，想想自己的背包还在里面，算了，由这个该死的去吧。

回到沙发上坐下，喝咖啡吃蛋糕，心里越想越气。拿出手机，拨打老六的电话，不出我所料，果然还是“您拨打的电话已启用来电提醒功能……”

对了！我突然想起，从老六那里问不出什么，我可以问他的女朋友啊。这个

女人姓李名新果，老六整天喊她果果。

他们两个搞对象不到半年，却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。两人一起出场时总是特别恩爱，看得我起鸡皮疙瘩。私底下老六却跟我抱怨，说果果早放出话来，一天不买房子，就一天别想娶她进门。

我翻开手机电话本，里面却有两个果果。左思右想了一会儿，实在想不出哪个才是我要找的。于是先打了第一个，对方接了，却是我的一个高中同学。彼此寒暄了一会儿在哪工作，结婚了没，孩子多大，再说些以后常联系的废话。挂了电话，我心想，电话本里躺着许多号码，都是多年没联系的，或许有几个早就去世了。

再拨第二个果果，这次是老六媳妇没错。电话打过去，对方却正在通话中。接下来的十分钟里，耐着性子再试了几次，还是那句话：“您拨的用户忙，请稍候再拨。”

宁波的用户忙关我屁事，我打的是深圳的手机！

这下子我是真的气急败坏了，老六是个该死的，他女人也是个该死的，什么不好玩玩煲电话。

我狠狠喝了一口咖啡，算了，这事本来就跟我没关系，两口子爱怎么着就怎么着，死了也不管我事。老六跑了，我也该拍屁股走人了，大家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

011

在星巴克又坐了一会儿，我便打道回府了。一路上，阳光凶猛，车流拥堵。公司配的二手车，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，行车电脑老是滴滴响。协议修车厂离得太远，先开着吧，下次有其他问题再一起修好了。

晚上因为那杯咖啡的关系，我竟然失眠了，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。同样是含有咖啡因，我喝多少浓茶都没事，有时候半杯可乐就会失眠。可能是一整天精神太紧张了，半梦半醒之间，耳边还有行车电脑的滴滴声。

星期一上班的时候，老六还是没来。Vincent 问我他的去向，我只说不知道。上星期的项目还有些要修改的，又全部压在我身上，于是再次加班到凌晨一点。

老六这个该死的害人精。

我收拾好东西，关了办公室门，朝电梯间走去。刚刚走进电梯，手机里传来短信的声音，我一边低头在包里翻手机，一边熟练地按下地下一层停车场的按钮。

掏出用了两年的三星手机，一看屏幕，不禁有些皱眉。发信人是“黄淑芬”，奇怪了，我电话本里什么时候有的这个名字？再把短信内容按出来一看，却是一句：“今晚吃什么？”

这时候，电梯墙上红光闪烁，我抬头一看，亮着的那一个按钮是“-2”。

一阵冷气从脚底直达头皮，心脏像被什么抓了一下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们这栋大厦，明明只有地下一层啊！他妈的，哪里来的什么地下二层！

我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狂乱地按电梯的开门键，却毫无反应。电梯无动于衷，仍然朝着地底，缓慢而有节奏地下沉。狭小的电梯里，充斥着日光灯的白色光芒，以及缆绳轻微的声音。

我冷汗直下，一边用力砸按键，一边抬头看门上的红色LED数字。8，7，6，5，4，3，2，1，-1……

-2。

我紧张得浑身哆嗦，缓缓退到电梯角落里，看着那扇电梯门，缓缓地、无可置疑地，朝左右两边退去，露出外面可怕的事物。

我心里恐惧得快要爆炸，想要大叫，张开嘴巴却发不出一点儿声音。

电梯门口，是一堵封死的水泥墙。

012

没有猛鬼从门口扑进来，最起码，我不会被生吞。可是……

我定了定神儿，慢慢地走向电梯口，去按那些按钮。它们好像死了的尸体一样失去了弹性，无论我怎么焦急地尝试，依然没有半点儿反应。

掏出手机，果然，信号格是空的。

我抓住自己的头发，好吧，我要被活埋了。把一个人装进金属盒子，再把盒子埋进密不透风的水泥，让他叫天不应叫地不灵。就这样，看着他慢慢死去。

我死死地盯着那一堵水泥墙，突然之间，一阵诡异的声音响起，“嘀嘀，嘀嘀”。脑子里咔嚓一下，那是理智崩溃的声音。我在心里狂喊，我不能死在这里，我不能死在这里。

我扑上前去，用手去抓那堵墙。我要用力挖，我要挖出一条生路。水泥面粗糙不平，手指马上就擦破了，血从里面渗了出来，涂抹在水泥墙上。

咯嘞。

右手拇指的指甲，嵌在水泥墙的一个缝隙里，我一下太用力，整个被拔了出来。血肉模糊，一股钻心的痛。

啊……

我猛然坐起身，从噩梦中惊醒过来。风吹起窗帘，月光也顺势淹了进来，浸得我的额头凉津津的。一摸，都是冷汗。

床还在，枕头还在，这里是我的卧室，没有什么电梯。做梦，只是做梦而已。

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从床头柜上抄起手机，看了一下时间，凌晨3点多。我摸索着下床，准备喝一杯水，然后倒头再睡。

“嘀嘀。”

这一下我听得真切，真的有声音在响，就在我房间里。

013

“嘀嘀。”

我的睡意消散了大半，一下子清醒起来。这声音跟下午听到的一模一样，也就是说，不是行车电脑坏了在响，而是另外的一样东西。这东西从下午开始，就跟我身边，现在就在这间房里。

我坐在床上，侧耳倾听。楼下有个烧烤摊，不时传来吆五喝六的划拳声。天花板吱吱呀呀，是楼上的小两口在做“夜间操”。小区前的马路上，一辆救护车呜呜呜跑过，由远及近，渐渐消失。

十分钟过去了，我只等来一阵浓浓的睡意。

“嘀嘀。”

在身后。

我猛然转过头，看着那声音的来源。那东西黑黝黝地躺在那里，是我下午带出门的背包。

我站起身来，先开了灯，然后抄起背包，翻了个底朝天。在最下面的地方，我的手攥住了一个长方体，凉丝丝、滑溜溜的，是它了。

我定了定神儿，把手从包里往外掏。手机，白色的，夏普，9020，上面还挂着个来电闪，是吃铜锣烧的叮当猫。

老六的手机。

我一下子明白过来，老六这个该死的，下午趁我去买咖啡的时候，把手机塞进我包里，然后自己跑掉了。

我又一下子不明白了，老六不但小气鸡贼，而且相当惜物。一件东西到了他手里，使用寿命会延长一倍。这部手机他买了有一年多了吧，一直是百般呵护，到现在还跟新的一样。

这一次，他怎么舍得把手机扔给我？

叮当猫的身体发出蓝光，又有短信来了。

“嘀嘀。”

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翻开手机，看着显示屏。

信息……

19条信息。

再打开收件箱一看，一整列未读信息，全部都是……

黄淑芬。

014

我拿着手机，心里犹豫着。就是这些短信，把老六吓得连手机都扔了，那么……

思来想去，我咬咬牙，豁出去了！我一个大老爷们，未必连短信都不敢看？

夏普的手机我没用过，操作不是很熟练，一不小心又退回了待机页面。重新进入收件箱，翻到列表底部，终于找到一条不是黄淑芬发的短信。

10661023

04/18 16: 03

中国移动深圳公司来电提醒：139……

仔细一看，这个手机号码却是我自己的。想来是下午我在星巴克门口，打电话给老六的来电提醒。

接下来，第二条短信。

黄淑芬

04/18 16: 25

今晚吃什么？

这应该是我在开车的时候了，接下来，第三条。

黄淑芬

04/18 16: 37

今晚吃什么？

我接连翻了好几条，内容全都一样。看到这里，我不禁哑然失笑，如果这黄淑芬真的是鬼，那她肯定是个饿死鬼。

我懒得看中间那些，直接翻到最近的一条。这一条却稍微有点不一样。

黄淑芬

04/19 03: 33

今晚吃什么？鱼肉、鸡肉、猪肉、牛肉、牛奶、猪肝、虾肉、老鼠。

我不禁愣了一下，老鼠？

015

我皱起眉头，对着手机里的短信，自言自语：“鱼肉、鸡肉、猪肉、牛肉、牛奶、猪肝、虾肉……老鼠！啊，我知道了！”

没错，我看出来了。这里所有的东西，都是一种动物特别喜欢的。

猫！

这可真奇怪了，难道说老六这个该死的，招惹的不是女鬼，而是猫妖？那也不对啊，老六明明说过，黄淑芬是他以前的朋友，后来死于一场交通意外。

我摸着后脑勺，不靠谱地胡乱推测。要不然，是黄淑芬的鬼魂，上了一只猫